

2015年

中国微型小说
排行榜

ZHONGGUO
WEIXING XIAOSHUO
PAIHANGBANG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2015年

中国微型小说 排行榜

2015 NIAN

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

PAIHANGBANG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—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2
ISBN 978-7-5500-1580-7

I. ①2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0447号

2015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童子乐
书籍设计	方方
制作	何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1.5
版次	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30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1580-7
定价	37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3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 | 游 睿 | 如 芽 | 38 | 陈柳金 | 酒中有个月亮 |
| 4 | 金 波 | 书公子 | 41 | 蓝 月 | 沈阿婆 |
| 7 | 韦延才 | 影青瓷 | 44 | 墨 村 | 日头照常升起 |
| 10 | 墨 村 | 网中人 | 47 | 厉周吉 | 开 方 |
| 13 | 李忠元 | 懒人懒命 | 50 | 鲍丰彩 | 袖里乾坤 |
| 16 | 刘会然 | 丢 失 | 53 | 张玉玲 | 给点声音 |
| 19 | 刘正权 | 路 多 | 56 | 张爱国 | 最好的归宿 |
| 22 | 刘琛琛 | 添 足 | 59 | 黄克庭 | 回 乡 |
| 25 | 何百源 | 真话有时能杀人 | 62 | 戴 希 | 良 知 |
| 28 | 刘万里 | 膨胀或者飞翔 | 66 | 刘 霞 | 恐 惧 |
| 32 | 三 石 | 你猜猜看 | 70 | 李翠娟 | 我只要一份信任 |
| 35 | 徐均生 | 赵作家的遗言 | 73 | 赵文辉 | 百羊川 |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|
| 76 | 厉剑童 | 五婶与羊 | 119 | 尚庆海 | 相见不晚 |
| 79 | 李寒烟 | 卖野酸枣的孩子 | 122 | 杨崇德 | 七月流火 |
| 83 | 许 仙 | 孝心痛 | 126 | 周海亮 | 一顿饭吃到黑 |
| 86 | 秦德龙 | 去乡下 | 128 | 闵凡利 | 武则天的疼 |
| 89 | 林华玉 | 父亲讲故事 | 132 | 孙艳梅 | 大团圆 |
| 92 | 费立卿 | 蟹 酱 | 135 | 殷贤华 | 美女代孕 |
| 95 | 非 鱼 | 铃铛铃铛我爱你 | 138 | 乔 迁 | 管 闲 |
| 99 | 陈力娇 | 遣 返 | 141 | 马 犇 | 裱画徐 |
| 102 | 刘国芳 | 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| 144 | 何葆国 | 谁送来烤红薯 |
| 105 | 赵明宇 | 草叶嫂子 | 147 | 刘建超 | 生 命 |
| 108 | 侯发山 | 北京, 南京 | 150 | 陈 毓 | 月亮山 |
| 111 | 邓同学 | 邵师傅 | 154 | 李伶伶 | 乡村方式 |
| 113 | 刘黎莹 | 听医生讲故事 | 157 | 王春迪 | 鸳鸯跳 |
| 116 | 邵火焰 | 到城里去死 | 160 | 田洪波 | 上三旗 |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63 | 凌鼎年 | 智 者 | 207 | 夏 阳 | 老 贾 |
| 166 | 相裕亭 | 电 话 | 210 | 魏东侠 | 借 钱 |
| 169 | 孙道荣 | 一只茶杯 | 213 | 蒋先平 | 表弟的咸鱼干 |
| 172 | 秦兴江 | 没事你跑什么 | 216 | 李良旭 | 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 |
| 175 | 尹宗国 | 金莲为谁开 | 219 | 宋 超 | 工地上的兄弟们 |
| 178 | 宋晓军 | 窘男人 | 224 | 余显斌 | 背 叛 |
| 181 | 韦 名 | 好 酒 | 227 | 贺小波 | 城市的味道 |
| 185 | 纪富强 | 掩 埋 | 230 | 满 震 | 手 长 |
| 188 | 冯伟山 | 快乐着死去 | 233 | 刘玉行 | 最后一项发明 |
| 191 | 赵 欣 | 爱情火车 | 236 | 张 正 | 墙上的猪 |
| 194 | 雁 戈 | 帽 子 | 240 | 赵春亮 | 门 神 |
| 197 | 韦健华 | 兄 弟 | 243 | 蒋先平 | 明天要开民主生活会 |
| 200 | 牟喜文 | 鸳鸯石 | 246 | 戴玉祥 | 秀 娟 |
| 204 | 曾宪涛 | 好 画 | 249 | 孙兆贵 | 小朵出走 |

252 黄殷夫 你到底想要什么

255 青霉素 打工的人

259 警 喻 阴阳年

263 陈洪柳 钓 鱼

265 海 天 减肥妙方

268 孟宪歧 书 匠

272 蓝雪冰儿 烂心白菜

275 朱道能 回家的路

278 孙晓燕 搭 车

281 贺清华 堕 落

284 尚建立 预 言

286 邹 畅 重 生

290 雨 街 我看到了

292 朱树元 箭 蟹

296 张浩宗 爹不拦你

299 李 雪 沉默寡言的人

302 宋晓军 失 魂

305 刘玉行 最好听的音乐

308 尚纯江 深秋的田野

311 侯拥华 劓 猪

315 桑福海 救 赎

318 李 铭 柳疙瘩

321 朱卫军 方 向

324 张以进 大 师

327 葛 勇 燕 子

330 石 磊 绝 招

333 胡天翔 树

336 李国新 朋友的宴请

如 芽

游 睿

接连几天，都有人来买树。无一例外，都是冲着那一株金桂来的。经过他这些年的精心培育，眼前这棵金桂树早已郁郁葱葱，每到8月花香四溢，十分醒目。

他很纳闷。树已经栽了多年，之前从无人问津，为何这段时间频频有人来买？他思考再三，想起了给儿子通个电话。树由儿子当年所栽，卖与不卖，还应该征求儿子的意见。

电话接通，却瞬间被挂掉。他习以为常，儿子身居要职，经常开会、接待，接不了电话，正常。半小时后，儿子回了电话，说刚才正在大会上讲话。他说起有人买树的事情，儿子在电话里哈哈一笑，说有人愿意买你就卖吧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一棵树也管不了几个钱。说完，儿子又要去开会，就挂了。

他回到自己的院子，再次打量这棵树。那是儿子在林场上班的时候栽的，那年儿子刚参加工作。有天儿子匆匆忙忙拿回了这棵树，当时这棵树还算不上树，连苗都不算，只能算芽，仅有两片嫩嫩的叶子，趴在一个塑料花钵里，并且看不出品种来。儿子说是林场落下不要的，扔了觉得可惜就拿了回来。然后儿子就和他一道将那株芽小心移出，栽在了院子里。不想10多年过去了，当初

弱不禁风的嫩芽已经长成今天枝繁叶茂的大树。儿子也和这棵树一样，不断变换岗位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很多时候，他甚至觉得这棵树是和儿子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的。

尽管买树的人不断前来，但他都一一拒绝。眼下，他并不需要卖这棵树，这些年，儿子对他孝顺有加，物质生活早已经高出村里人许多倍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卖。偏偏来买树的人就是穷追不舍，价格也越发诱人。从最初的5万，现在有人竟然出到了15万，如果再这样一路高上去，他难免会心动。

这天，又有一个人来找他。来人40多岁，短寸头，戴眼镜，自我介绍说姓方，是专程来拜访他的。他想，可能又是来买树的。

果然，方先生开门见山，问起了这株金桂的具体种植时间。他也没避讳，就把当年种植的时间说了，然后问，你打算出多少钱？

方先生淡淡一笑说，别急于说价格，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吗？

他说正想问这个问题，这些天为什么老是有人来买这棵金桂树，而自己并没有对人说要卖。

我知道这棵树是你儿子种的。方先生说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你儿子在一个会上谈到了这棵树，虽然是个小型的座谈会，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。你想想，在他的岗位上，谁不想离他近点，所以来买这棵树的人自然多。方先生说。

他沉吟片刻，看了看方先生说，这么说来，你不是来买树的？

我是你儿子以前在林场工作时的同事。我就是想来看看。方先生用手摸了摸树干，感叹道，当初那么小，长得真快！

当年他告诉过你栽这棵树的事情？他问。

没有。方先生说，我是最近才知道他栽了这棵树。不过，方先生说到这里看了他一眼。

你请讲。他感觉到方先生还有话。

好吧。方先生说，当年我是林场苗圃的保管员，那年我们培植了100株金桂，可是后来发芽之后，却只剩了99株。这事领导们都没发现，只有我知道，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一株金桂去了哪里。

他觉得顿时额头冒汗。板下脸说，你的意思是我儿子偷回来的？可他告诉我说是林场不要的。

林场怎么会不要？你不知道当时培养一株金桂是多么不容易，跟宝贝似的，哪里舍得丢？方先生叹了口气说，如果不是最近听到有人到你们家来买金桂的事情，我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是你儿子拿了一株回来。而这棵树栽种的时间，正好吻合。

他顿时脸色惨白。他中年得子，尽管家境贫困，但他拼尽全力才把儿子送到大学毕业。儿子工作后，一直是家庭的顶梁柱，更是他时时刻刻的骄傲。却不想，儿子的背后却有如此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他狠狠跺了跺脚说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年我肯定不会让他栽！

方先生淡淡一笑说，要是你当年阻止了，就好了。有些东西一旦种下了，就会疯狂生长，枝繁叶茂。现在，这棵树已经不是你的了。

是谁的？他奇怪了，还能有谁的？

有人已经给了30万早将树买下，你儿子已经收了钱。方先生说，现在只不过没来移栽而已。

他从没告诉我已经卖了，难道你今天就是来移栽的？他问。

不，方先生说，我是来取证的。方先生亮出一个工作证说，我现在在检察院工作。你儿子涉案金额巨大，半个小时前已经被我的同事带走。

他惊恐不已，赶紧拨打儿子的电话，却被告知关机。再打，依旧是关机。

这哪里是金桂树，这分明就是他种下的罪孽！他顿时瘫坐在地上。

书公子

金 波

王拓的祖先王相曾任明朝御史，因公正执法而遭陷害，郁郁而死。王拓继承了前人的读书传统，也遗传了宁折不弯的一根筋牛脾气。虽读书万卷，满腹经纶，却不应试，甘愿隐身山野，耕读为生。

王拓虽酷爱读书，却不爱四书五经这样的正统“课本”，只偏爱杂书、异书，如《搜神记》《江淮异人录》《括异志》等。王拓固执地认为，越是流传民间的异书、怪书，越有现实意义；只有把正统书籍和偏怪书籍结合起来读，才能充分认知世界的真相。他常常沉浸在书中，又把书的情形折射到现实中，边读边思，就觉得心明眼亮、世事洞明，出口常有惊人之语。

由于王拓苦读不已，人们尊称他为“书公子”。有文人学士羨其大名，专程去同他“交流”了一番。王拓不仅知识渊博、胸藏万卷，还思维敏捷、谈吐睿智，颇有高人雅士的风范，折服了不少人。也有人讥笑他：“你读了这么多书，却无用武之地，这书不是白读了吗？”王拓答道：“所谓有用无用，无非是以功名利禄作参照。其实，读书的乐趣，就在‘读’中，读为益智、读为陶情、读为明理、读为修身。舍此，读书才真正无用。”

为了证明“读书人不当官也有用”，他专程拜访了新集知县俞孝先。俞孝

先也曾慕名与王拓有过交往，算是文友。见面时，王拓直言道：“俞大人可有让我发一笔大财的买卖？”俞孝先一听哑然失笑，道：“本县还真有一桩案子未了结，你要是帮了大忙，会有二百两银子的赏钱。”

原来，不久前押往光州知府的一万两库银，途中被窃，只抓住了一个江洋大盗，名叫陶其，起获了部分赃银，但大部分赃银不知下落。明人皆知，陶其定有同伙做内应。俞知县严审陶其，打断了一条腿，仍未审出同伙。上峰悬赏限期破案，收缴盗银，但陶其始终守口如瓶。王拓听完了案情，想了想，道：“不妨如此这般。”

第二天，王拓亲自给陶其送去好酒好菜，笑道：“陶壮士，请用餐。”陶其闻了闻香喷喷的饭菜，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王拓道：“陶壮士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有人保你了！”

陶其不傻，他想：能替我打点的，必是有头面的人物，难道是他？想到这里，陶其感到生存的希望就在眼前了，吃得便香，睡得也熟。

果然，到了月底结案，俞知县当堂宣读了判词：“陶其盗取官银，实属十恶不赦，但念其是从犯，可从轻发落。特判充军两千里。”

陶其听了判词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宣判完毕，陶其即被押送充军。可是，行到一个僻静山地，一名差官突然高举木棒，朝陶其脑袋砸去。陶其见状，大叫道：“慢！你我前世无冤、今世无仇，为什么要杀死我？”

这时，王拓出现在他面前，道：“陶壮士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
“得罪了人？我是一个盗贼，得罪的人多了去了。”

“不，你得罪的可不是一般人物。这个人物手眼通天，先打点衙门，给你轻判；又买通我们几个弟兄，在路上对你暗暗下手。他出手可不是一般的大方呀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！王念祖，你想杀人灭口呀，我死在阎王那里也不放过你！”

“陶壮士，不能再耽搁了。请你闭上眼睛，一路走好吧！”

“慢！请各位差官大人把我带回县衙，我要举报光州知府王念祖，戴罪立

功！”

这个案子就这样破了。

俞知县兴致勃勃地设宴款待王拓。席间，俞孝先问：“兄台的连环计策，为什么这么奏效？”

王拓道：“有道是‘偏方治病，偏才治国’。所谓偏，无非是逆向谋略，一切全在一个‘巧’字，以巧出招，才有四两拨千斤之力。那陶其乃江洋大盗，是亡命之徒，死早已无所谓了，所以不怕毒打；但盗亦有道，他也不会轻易供出同伙。所以，审、打、招、结等正常程序已不管用，只有出怪招方能破局。”

俞孝先听罢，哈哈大笑：“难怪你只读偏书、怪书，其中自有一番偏理呀。兄台可否愿意留下来做我的师爷？”

“我乃闲云野鹤，还是回家读我的偏书去罢。以后大人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想着点在下就是了。”

说罢，王拓携二百两赏银，骑驴而去。

影青瓷

韦延才

纪项是铜城有名的收藏家，闲了没事就爱往乡下转悠转悠，几年下来，还真淘了不少宝贝。

这天，纪项来到凤庄，无意中看到一户人家里有一只宋代的影青瓷。那是一只小瓷碗，保管得很好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宝贝，但在铜城，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见了。纪项就询问主人丁大爷，这个碗卖不卖？

丁大爷摇了摇头，不卖，这是咱家唯一的宝贝哩。纪项还是很想得到这件宝贝，开了3000元的价钱，丁大爷还是坚持不卖，纪项只好作罢。都说宝贝与有缘人为伴：如果有缘，用不了多少钱就能得到；若是无缘，即使煞费苦心你也与它擦肩而过。

纪项回来后，常常想起凤庄看到的那件影青瓷。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小宝贝，纪项是不屑一顾的，他家里的藏品都有半屋子了。纪项之所以想得到这件影青瓷，是因为它另有一番深意。众所周知，铜城是个千年的瓷乡，据《铜城志》记载，铜城的岭垌村，宋代时有影青瓷窑一百多座。而影青瓷是北宋中期景德镇所独创，铜城这个与景德镇相距甚远的小地方，能生产出与之相媲美的影青瓷，可见当时铜城制瓷技艺之高超。这些影青瓷釉色青白淡雅，釉面明丽洁净，胎质坚致白腻，色泽温润如玉，故有“假玉器”之称。因为世事沧桑，

目前铜城所产的影青瓷存世量极少。虽收藏价值不高，而对于铜城来说，每一件得以保存下来的藏品都有特殊的意义。

不久，纪项没事儿又像往常一样去城南的古董街淘宝，看了几个古董店，都没相中什么宝贝，便准备打道回府。在街上没走几步，看到几个人围在一起，拿着一件东西谈论着它的真假与来历。纪项便凑了上去，一看，眼睛不禁亮了起来，那件东西不正是他在凤庄丁大爷家看到的影青瓷么？

卖主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人长得结实憨厚。看的人中也没几个识货的，价钱大概给得很低，小伙子有点激动和着急，他从一个中年人手中拿回瓷碗，说你们都不识货，别看了，人家可是给了3000块钱的，我爷爷还舍不得卖呢。

围观的人就发出一片不屑的嘘声，有人说道，给3000块，太傻了吧，300我还要考虑考虑呢。

纪项问，那你要多少钱呢？

小伙子说道，如果你中意，一口价，5000元。

纪项从小伙子手中取过瓷碗，细看了看，确实是那天他在丁大爷家看到的那件影青瓷，便说道，这瓷器是铜城岭垌窑的产品，值不了那么多。

小伙子看着他，说这是咱铜城的“土产”不假，但他与景德镇的影青瓷比，品质一点也不差。小伙子头头是道地说着，然后顿了顿，一脸无奈地说，如果不是爷爷病了急钱用，我还舍不得卖呢。纪项看着小伙子，说货物要以市场价格来衡量，你要的价确实过高了。

也许看出纪项是个识货的行家，小伙子问纪项，那你能给多少？

纪项伸出三个手指头。围观的人中有人说道，300也高了。小伙子急了，300我拿回家去。纪项说，一口价3000，卖，我就拿走。

小伙子看了看纪项，又看着瓷器好一会，眉头一皱，额头上的几道皱纹变得更深了，好一会才点头，算是成交。

小伙子拿了钱，急匆匆地向车站方向走。纪项看着焦急而又匆忙的小伙子，在他走出十几步后，把他叫住了。小伙子回转头，不解地看着纪项。

纪项边迎上去边问，你在哪里工作呢？

小伙子看了看脚下，说没有工作呢。纪项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做古董销售，铜城最大的古董店德宝坊是他朋友开的，正缺人手呢。

我对古董不在行，行么？小伙子诚惶诚恐地问道。

一个人，只要肯学肯吃苦，干什么都行，纪项笑着说。就这样，在纪项的推荐下，小伙子去了德宝坊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十几年过去了。小伙子已经成为德宝坊最有名的古董鉴别师，认识他的人都不叫他的名字丁二根，也不叫他丁老师，而是叫他丁一眼。因为他对一件物品的鉴别，只要看上一眼，就能知道其真假，故此而得此名。

一天，丁一眼来到纪项家里，说纪老师，我想求你一件事情。

纪项说别说求不求的，有什么事情你说吧。

丁一眼道我爷爷快不行了……没等丁一眼说完，纪项拉着丁一眼的手，说，走，去看看你爷爷。

躺在病床上的丁大爷已经奄奄一息，见到纪项，呆滞无神的双眼亮起了一道光。看着气若游丝的爷爷，丁一眼说道，纪老师，我爷爷一生视为宝贝的那件影青瓷，十多年前我卖给您收藏了，今天，我想把它赎回，多少钱都行，我要让它陪着爷爷。

丁大爷向丁一眼招了招手，似有什么话要对孙子交代。丁一眼上前一步，把耳朵凑了过去。丁大爷声音低沉，缓缓地告诉丁一眼，在他卖了影青瓷的几天后，纪项就把那件影青瓷还给了他，还给了他一笔钱治病……丁大爷还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说什么已经听不清楚了。

但丁一眼从爷爷变动的口型中能感受到爷爷想要对他说什么。爷爷说完后，丁一眼看着纪项，感慨万千地道，纪老师，谢谢您！

纪项拍了拍丁一眼的肩膀说，宝物，要留在真正爱宝的人那里。

丁一眼点了点头。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丁大爷时，丁大爷已经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网中人

墨 村

父亲五十大几，一只船，一张网，几十年闯荡江湖，挣下了几十万元的家产，在白河百里水道上无人不晓。

父亲的船很普通，而网却金贵，说不清是用何种材料制作的，似线非线，网结柔韧有力，从不断裂，更不用修补。是人称“河神”的曾祖用过的，曾祖死后，传给了祖父，祖父拥有了这张网也英明了一世，再后来，祖父仙逝了，便又传到了父亲手上。

这网很神秘，不愧为传世之宝，平时，和一般网相比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，可一旦烧一炷高香后随船下水，就宛如长了眼睛、施了魔法，成群的鱼被扣个正着。待把沉甸甸的大网提上船舷，鱼们居然得意忘形，讨好似的扭动着肥硕的腰肢，白肚皮暧昧地翘来翘去，浑然不知进了这网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网中鱼傻得可怜，渔人万不可贪心。父亲牢记祖训，每次出船，仅打三网。父亲从不让身为女孩的我上船，更不许触摸那张祖传的网。父亲一生与船厮守，生性耿直，集渔人粗犷豪爽于一身，视钱财女人如粪土。

五里之遥的小镇有一鱼贩，乃一四十出头的女人，略施粉黛，风韵犹存。父亲每次鱼满上岸，第一个便保准遇上她。父亲仰面撂倒在河岸上狠命地抽